

顾莞然 著

如果你曾为
我落泪

If You Ever
Cried For Me

知识出版社



编辑短信6555发送至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顾莞然◎著

如果你
曾为我
落泪

If You Ever
Cried For Me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你曾为我落泪/顾菀然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3.12
(魅丽优品系列)

ISBN 978-7-5015-7796-5

I. ①如…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0648号

责任编辑: 王宇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小名鼎鼎 赖婷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6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5-7796-5 定价: 25.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01

第一章
CHAPTER

陆砂·旧夏
陆砂·旧夏

001

028

陆砂·暗忆
陆砂·暗忆

第二章
CHAPTER

02

03

第三章
CHAPTER

陆砂·南遇
陆砂·南遇

046

066

陆砂·碎梦
陆砂·碎梦

第四章
CHAPTER

04

05

第五章
CHAPTER

陆砂·空城
陆砂·空城

087

109

陆砂·迷思
陆砂·迷思

第六章
CHAPTER

06

目录 CONTENTS

07

第七章

CHAPTER

张蔓·孤勇

张蔓·孤勇

139

161

张蔓·泪隐

张蔓·泪隐

第八章

CHAPTER

08

09

第九章

CHAPTER

张蔓·盲情

张蔓·盲情

179

203

张蔓·自缚

张蔓·自缚

第十章

CHAPTER

10

11

第十一章

CHAPTER

陆砂·匿爱

陆砂·匿爱

239



IF YOU EVER GRIED FOR ME

CHAPTER 01

第一章

陆砂·旧夏



我刚推开教室的门，那几个原本聚集在门口说话的女生立刻就像逃瘟疫似的走开了，边走边交头接耳，满脸不高兴的神情，好像我身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身后跟着鬼一样。

虽然很莫名其妙，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我站在原地仔细检查了一下，确定身上没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才慢悠悠地走到最后一排的座位旁，用袖子拂去桌上的灰尘，然后坐下。

柳旌哲跟在我的身后，伸出手拉了我一下，用力地拍了拍我袖子上的灰尘，说道：“下次擦桌子用其他的东西，不要用衣服，脏不脏啊？”

“要你管！”我皱着鼻子朝他做了一个鬼脸，不用看也知道我一定很丑。

果然，他露出一副吃到生洋葱的表情，说道：“陆砂，你真是我见过的做鬼脸最丑的人，就算贞子和伽椰子陪伴过来，看到你这个样子也会被吓跑的。”

这是当然了，因为除了做鬼脸，我不擅长任何事情。

他拿出纸巾替我把课桌擦拭干净，然后瞥了我一眼，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催促道：“都进了教室你还背着书包干吗？脑袋缺根筋吗？快点儿把书包拿下来。”

啊，烦死了！他总是这样，每天从在家门口见面开始就唠叨，一直到学校还不停。仿佛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管教我。我常想，如果要评选世界级唠叨大师，柳旌哲绝对能稳居榜首吧。

连我妈妈都不敢一直念叨我，她怕我嫌烦，也怕我哭。

从书包里掏出数学书扔在课桌上，才翻开第一页就想打瞌睡。

柳旌哲把我的书拿过去，翻到中间部分，用手指点了点，说道：“今天有小考，昨天晚上我画的重点你看了吗？把这些公式背下来，你大概能拿60分。”

我有些不相信，说道：“有这么管用吗？除了小学，我的数学成绩一直没有高过40分。”

柳旌哲头也不抬地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说道：“随便你，爱背不背，反正不及格的又不是我，到时候考试不准抄袭。”

我用力踩住他的脚跟来踹去，威胁道：“你说什么，嗯？有本事再说一遍！”那一脚踩下去一定很疼，因为我看到柳旌哲的脸色变了，然后假装很凶地瞪着我，他那副样子我才不怕，我反而更加得意了，“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

“我说，等到考试的时候不准抄我的。”

他好像感觉不到疼一样，用力翻了一下手里的数学书，似乎是生气了。他一生气就能半天不说一句话，无趣极了。他以前明明很少生气，谁知道上了中学后竟然变成了一个气筒。我趴在课桌上，在数学书上画老丁头，无聊得想逃课回家。

还有几分钟才上课，教室里闹哄哄的。因为是成绩最差的班级，所以纪律十分松散，临上课还有几个男生在讲台前面闹得起劲，拿着拖把和扫帚打来打去，粉笔头满天飞，智商简直快退化到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平了。班主任不常在教室也就算了，就连班长也不管管他们，简直就是摆设。

我把数学书盖在脸上打瞌睡，忽然听见前桌的同学嘀咕道：“我家附近新开的那家溜冰场美女超级多，我昨天和我哥去了一趟。”

另外一个同学说道：“那里不是儿童溜冰场吗？”

我把数学书拿开，用力地踩了柳旌哲一脚，说道：“晚上我们去溜冰吧。”

大概是我的声音有点儿大，前桌的两个同学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好像我说错了什么话似的。在他们眼里，我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站在那里也是错的。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怀疑过自己，难道我真的这么招人讨厌？

事实证明，习惯真的很可怕，脸皮一旦厚起来就无法挽回了。现在的我已经可以做到无视别人的目光，转而在所有的精力去折磨柳旌哲。

“阿哲，我们好久没有去溜冰了，我好想去。”我抓着他的衬衫，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真诚，但效果如何我不知道，“今天放学后我们一起去吧，就去以前我们第一次去的那家溜冰场。你忘了怎么溜冰没关系，我可以再



教你一次嘛。”

柳旌哲听到我这样说，愣了一下，但还是不理我，看来我的表情不够真诚。

奇怪，这家伙平时在家里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有唠叨不完的事情，怎么一到需要他陪我玩的时候，就一声不吭变成了闷葫芦呢？

上课铃响起，走廊上的同学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教室里也渐渐安静下来了。我用力拽着柳旌哲的胳膊，说道：“阿哲阿哲，我想去溜冰，你陪我一起去吧。阿哲？哲哲？柳旌哲？柳帅哥？”

我把所有能想到的讨好他的称呼都喊了一遍，柳旌哲才翻了一个白眼看向我，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低声说道：“以后有时间再陪你一起去，现在上课了，别烦我。”

他总是这么说，前段时间也是这么说的，还以为我不记得，整天都把我当傻瓜似的骗来骗去。我气得全身发抖，转过头趴在桌子上，一边用力地跺脚，一边碎碎念地骂他：“骗子，闷葫芦，大笨猪，小心我扒光你的衣服、剪光你的头发，再把你扔出去游街，最后串起来烤了吃掉……”

我的声音不大也不小，柳旌哲刚好听得见。他侧过头来像看精神病人一样看了我一眼，没能忍住，露出又白又整齐的牙齿，脸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笑了起来：“白痴，你真幼稚……”

他不笑还好，一笑我更生气了。明明是一个很讨厌的家伙，可是他笑起来不仅会有酒窝，牙齿也比我的整齐，比我的白很多。如果是在少女漫画的场景里，这样的笑容一定会给出一个几乎占据半页的大特写，旁边还会伴随着朵朵盛开的玫瑰花。

人各有命，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总不能逼着我妈把我收回去再造吧。我对着铁质铅笔盒龇牙咧嘴，上面反射出的光芒差点儿亮瞎我的眼睛。就在我拼命揉眼睛的时候，站在讲台上的数学老师突然敲了敲讲桌，喊道：“陆砂！看什么呢，笑得那么开心？站起来说说这道题怎么解。”

啊，一定是我的幻觉。

我已经感觉到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射过来，于是抱着书包打算装聋作哑。身边的柳旌哲用胳膊肘使劲地捅了我一下，疼得我几乎要跳起来。他朝我

使眼色，嘴唇几乎不动地朝我说道：“老师在叫你，快站起来。”

他们越是这样，我就越不高兴，干脆趴在桌子上装睡。除了扮鬼脸，无视周围所有的目光和声音是我的另外一个特殊技能。

数学老师怒气冲冲地冲我吼道：“陆砂，你给我站起来！去走廊上站着，放学后留下来写检讨！”

我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偷偷地观察柳旌哲的神色。看到他紧皱眉头的表情，我觉得很爽，可是身体仍然赖在座位上纹丝未动。教室里逐渐响起夹杂着讥笑的议论声，我隐约听见我的名字被不断提起。

这时，数学老师已经走下讲台，准备亲自拉我出去。柳旌哲无奈地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行了，你赶紧出去吧，放学后我陪你写检讨，写完就陪你去溜冰。”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问道：“真的吗？骗人是小狗。”

“真的。”柳旌哲用课本掩住自己的嘴，小声说道，“但是先说好了，不准逼着我陪你一起胡闹。”

这样就够了！

我高兴地跳起来，跑出了教室。

经过数学老师身边时，眼角的余光瞥见她颇为鄙夷地看了看我，才转过身继续讲课。她总是喜欢这样盯着别人，要是平时，我一定会毫不示弱地瞪回去，但是今天我的心情很好，就勉为其难，不和她这个老太太计较了。

走廊上没有人经过，我站得又累又无聊，就踮着脚透过窗户偷看坐在后排的柳旌哲。窗玻璃很脏，我用手指沾了一点儿唾沫擦出一块干净的地方，眯着眼睛看着他。擦完玻璃，手指上黑乎乎的，柳旌哲看到后肯定会骂我一通。没办法，我只好一边偷看，一边将手往裤子上擦。

教室的窗户朝南，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刚好照在后排。暖融融的阳光给柳旌哲乌黑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闪亮的光圈，他低着头，很认真地做着笔记。他那修长的手指捏着笔飞快地写着字，笔尖像在纸上跑起来一样，就算不走近看，也知道字迹一定工整又清秀。

他低着头写字的时候喜欢把头向左边偏一点儿，跟以前比起来，神态仿佛在不知不觉中认真专注了许多。他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近视的，他以前

是远视眼，现在虽然不经常戴眼镜，但眼睛经常眯着。

平时班主任从这里偷看我们上课倒是十分轻松，可我的身高还不到一米六，一直在这里偷看可是一件苦差事。果然，扒着门框上的手指不一会儿就酸了，我努力踮起脚尖朝右边挪了挪，一不小心就踢到了门板，发出“咚”的一声响。

柳旌哲朝这边看过来，我吓得立刻缩了回去，溜到旁边乖乖站好，不敢再去偷看。这时，另一个班级上完体育课的同学提前回来了，有对情侣从我的面前经过，女孩挽着男孩的胳膊，笑嘻嘻地说着什么。男孩穿着和柳旌哲一样的白色校服衬衫和黑色运动裤，暗褐色的短发细细碎碎的，他的左耳上缀着一枚亮晶晶的耳钉。

银白色的耳钉，就像星星一样。

柳旌哲以前好像也有耳洞，也会像其他男孩一样染头发，故意把衬衫的领口开几个扣子，装成很酷的模样。不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就变成现在这样了，那个耳洞估计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吧。

走廊上异常安静，我无精打采地靠在墙边，用脚尖在地面上画圈圈。冰凉的指尖触到温热的掌心，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柳旌哲就不会这样，他爱出汗，手总是热的，手握久了，掌心就会满是黏糊糊的汗水。他嫌弃我邋遢，我嫌弃他爱出汗，常常因为这个吵起来，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里，大多数时候总是在互相嫌弃和埋怨。

我和柳旌哲是上初中的时候认识的。

爸爸去世那年，我随着妈妈来到了B市，当时的我不过八岁而已。

我们对这里一无所知，人生地不熟，可是妈妈脾气很要强，怎么都不肯向外地的朋友和亲戚借钱。在那段生活异常拮据的日子里，我们只租了一个又小又破的房子，冬天很冷，下雨天还会漏水。因为阳光照不到，所以平日里连盖的被子都是潮乎乎的，一开门就有股潮湿的味道扑鼻而来。

过去的事我其实记得并不清楚，只能依稀记得当时的我每天都要喝药，妈妈在厨房用砂锅熬药，熬出一锅又黑又苦的汤药来，然后逼着我喝下去。因此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

所以，当时柳旌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哪里来的药罐子？离我远点儿。”

他很无礼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和他正在走廊上罚站，老师还拿着我那张成绩为个位数的数学试卷劈头盖脸地训斥我。

柳旌哲成绩好，他考了满分，所以自然不是为了成绩的事情在走廊上罚站，而是因为他刚才和别人打了一场架。

听其他人说，是他主动对某个三年级的学长大打出手，是为了听说有外遇的女朋友。这家伙是有多傻啊，女朋友有外遇，甩了她不就成了，他居然笨到去找人家打架，还弄得这么惨烈——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老师教育完我，又转过身去训斥他。

柳旌哲那头亚麻色的头发乱糟糟的，颧骨的位置有些红肿，嘴角还有一块瘀青。虽然狼狈，但他双手插在裤兜里，身体靠在墙上，身上的金属装饰叮当作响，他漫不经心地随口敷衍着老师的模样，还是迷倒了不少找各种借口从这条走廊经过的女生。

那次，我们俩在走廊上站了一整天。

柳旌哲一直蹲在墙边一声不吭，直到放学铃声敲响，一些成群结伴的女生经过时，他才猛地站起来。他低声说了些什么，还想去抓某个女孩的手臂，结果被人家满脸不情愿地甩开了。那个女孩什么也没说，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下楼了。我留意到她的肩膀在颤抖，估计是在偷笑。

当时柳旌哲站在原地愣了好久，才慢吞吞地抓了抓头发，回过头对我笑了笑。我分明看见他的眼里满是失落和尴尬，可是他的嘴角微微勾起，笑得十分高兴，和眼里的神情很不搭。他问道：“嘿，你叫什么？今天我们一起走吧，你家在哪里？”

他问了一连串问题，我不想全部都回答，但是出于礼貌，只好不情愿地说：“我叫陆砂。”

回答他的时候我已经推开了教室的门，霞光照在空荡荡的教室里，透过窗户，只能看见橘红色的夕阳藏在高大的建筑物后面，只露出一个小角。柳旌哲跟上来，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叫柳旌哲，我在惊蛰那天出生的，取了同音字，方字边的旌，哲学的哲。”



“哦。”

“一起走吧，我请你吃麦当劳。”

他胡乱地把书本塞进书包里，随手背在肩上，慢慢地跟着我。楼梯的扶手是微凉的银色金属，斜阳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一路扶着楼梯扶手走下去，走到教学楼门口的储物柜前准备换鞋。每个同学都有属于自己的储物柜，但是当时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会把鞋子放在里面，其他人都嫌太麻烦。

当然，柳旌哲也是这么认为。

他随意地靠在储物柜边看着我换鞋，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消失。我穿上运动鞋，抬起头看着他，问道：“你失恋了吧？刚才那个女生没搭理你，我都看见了。”

活该，谁让你说我是药罐子。

他怔了一会儿，点点头，笑着说道：“嗯，失恋了。”

“那你怎么还笑？”

刚问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眼前这家伙看起来就像缺根筋的人。

“不然我要哭吗？”他的眉眼都笑弯了，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两个浅浅的酒窝仿佛也跳跃着欢快的光芒。如果忽略掉嘴角的瘀青和伤痕，他其实是一个干净清爽的男孩。

“她喜欢谁就让她跟谁在一起好了。”

傍晚，清风微凉，柳旌哲的亚麻色头发在霞光中显得很明亮温暖，白色的衬衫在风中微微飘动。道路两旁盛开着成团成簇的槐花，花香沁人，他一边在纷纷扬扬如同落雪般的花瓣中倒着走，一边侧过头来冲我笑，步伐轻快，脸上的笑容纯净开朗，左耳上的耳钉在夕阳下反射出很刺眼的光。

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当时甩掉柳旌哲的女生叫胡有凌，是他们班的班花，可是在学校的风评很差，同时和几个男生交往是常有的事，根本不足为奇，柳旌哲被她骗了。

我揪着这件事连续嘲笑了他一个多月，嘲笑他被这样的人骗去了最宝贵的初恋。柳旌哲听我那么说，常常窘得面红耳赤，却又想不出反驳的话，因为那是事实。结果那段时间他一见到我就躲，还没等我喊他，他就已经跑出去老远

了，气得我在原地直跺脚。

没办法，我只能道歉，用了各种方法，就差没有负荆请罪让他打我了。最后，我只能忍痛请他吃饭，谁知道这个大胃王吃光了我两个月的零花钱，这笔账到现在还在我的笔记本上记着。



把检讨交上去，再从办公室出来时已经接近下午五点钟了。

我拽着柳旌哲急匆匆地往地铁站跑去，他本来一言不发地任由我拉着。然而当穿过人群时，身后隔壁班的几个同学低声议论着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柳旌哲似乎听见了，立刻甩开我的手，然后站在那里不动了。

五月的槐花开得很好，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同学们从我们中间穿梭而过，也不知道他刚才究竟听见了什么，只是呆呆地盯着我，眼里有一种我看不透的情绪。

我讨厌他露出这样的表情，有点儿不耐烦地把满是汗水的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没好气地问他：“你怎么了？见到鬼了？”

“没，没有……”他这才回过神，目光一转，看到我在擦手，不由皱起眉头，开始念叨我，“陆砂，你能不能别在裤子上擦手，你的裤子都快成抹布了，什么东西都往上抹。”

我转过头去看满树盛开的槐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在树下露出的笑容，那么好看的笑脸，像洁白的纸一样。我伸出手拽住他，说道：“阿哲，你不记得以前校门口也种着好多槐花？你被胡有凌甩了的那天，还冲着我傻笑呢……”

柳旌哲不作声，我以为他想起了胡有凌，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没有继续说下去了。我怕他生气，这次可没有两个月的零花钱请他吃饭了，只能识趣地岔开了话题，东拉西扯地说了一大堆。从最新的漫画杂志说到国家大事，又从明星八卦扯到天气，说得我口干舌燥，最后实在没有话可讲了。

前面就是地铁站了，人来人往，吵得我头疼。

我的喉咙干得厉害，我咽了几下口水，润了润喉咙，才对柳旌哲说道：“我们要去哪里？”

柳旌哲没有理我，指着旁边的长椅说：“你坐在这里等我回来，不许乱跑。”

我瞪着他，问道：“你要去干吗？”

他哼了一声，似乎是嫌我烦了：“乖乖等着就是，我马上回来。”说完，他把自己的书包塞到我怀里，头也不回地走了，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

我抱着两个沉甸甸的书包坐在长椅上，旁边坐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他的耳朵塞着耳机正在听歌。他的侧脸很好看，也是亚麻色的短发，左耳戴着银亮的耳钉，和以前的柳旌哲有点儿像。

帅哥总是赏心悦目的，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来看向我。我们的目光猛地对上，我吓了一跳，连忙咳嗽一声，对着人群东张西望。可是过了一会儿，我没有忍住，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还在看着我，目光好像并没有移开过。我赶紧低下头摆弄柳旌哲的书包上的挂链，抬起头时，发现他竟然还在盯着我。

我觉得很奇怪，干脆扭过头，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过了好久，他一直没有说话，我觉得我们俩就像两条在水里碰面的金鱼，只能瞪大眼睛紧盯着对方，生怕对方抢了自己的鱼食。这么一直盯着别人好像很不礼貌，可是先挪开目光好像又显得很没骨气、很怕被别人看似的……

啊，帅哥，你能不能看看那边？那里有很多美女，不要再盯着我了，拜托！

我脸上的表情未变，心里却如同一团乱麻。我在心里用天马流星拳把柳旌哲轰击了一百遍。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希望那个爱唠叨的家伙赶紧出现，可是不知道他究竟跑去哪里了，偏偏在这个时候连个人影都没有。

地铁站里明晃晃的灯光照在瓷砖地面上，亚麻色头发的帅哥伸出手摘下了耳机，笑着张了张嘴，好像在说什么。来往的人群吵得我心里发慌，前半句我没有听清，于是不自觉地朝他凑近了一些，后半句倒是听清了。可是就在听清他的声音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地铁站没有刚才那么吵了，只剩下他淡淡的聲音不断在我的耳边回响。

他说：“好久不见了，陆砂。”

说完这句话，他又陷入了沉默，仰起头靠在了身后的椅背上。

五点三十分的那班地铁呼啸着开走了，四周顿时安静下来。我默默地摆弄着书包的拉链，发出“咔咔”的声音。他习惯性地抓了抓头发，看起来很局促不安的样子，然后咧嘴笑了，笑容很爽朗，有一种专属于少年的青涩。他说：“哈哈，想不到才两年没回来，你的变化居然这么大。”说着，他在耳朵旁边比画了一下，“我记得你以前的头发刚刚到耳朵这里，现在已经到了肩膀，应该可以扎个辫子了。”

我仍然没有说话，只是好奇地看着他。他见我一言不发，便颓然地收回手，说道：“你变得漂亮多了。”

我“哦”了一声，仍然盯着他的耳钉，敷衍地说道：“谢谢啊。”

他好像意识到我在盯着他的耳朵看，不由摸了摸自己的左耳，探询地看着我，脸上仍然是笑意盈盈的。他问：“你在看什么？”

真是完美的笑容，记得以前柳旌哲也这么爱笑，可惜现在总是板着一张扑克脸，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冷冽气息，真是一点儿也不可爱。

“帅哥，你的耳钉很漂亮。”

我抱紧怀里的书包，仰起头看着他。他的身体微微一震，接着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眼神和班里那些女同学的一样，好像我是猛兽，会一口吃掉他们似的。看到这样的眼神，我总是会有点儿尴尬，却无能为力。

“陆砂，你……”

帅哥的话还没说完，我怀里的书包就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柳旌哲扯到了身后，另一个书包从我的怀里滚到了地上，也顾不上去捡了。柳旌哲依旧紧绷着脸，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愤怒。那样的表情总是让我忍不住想笑，因为活像一只拼命保护小鸡的母鸡。

亚麻色头发的帅哥也跟着站起来，眼神复杂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挡在我身前的柳旌哲，笑道：“柳旌哲，好久不见，我回来了。”

柳旌哲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上的东西塞到我手中。我感觉冰冰凉凉的，这才明白过来他刚才是去买酸奶了。真是救命的酸奶，我的喉咙都快冒烟了。他弯腰去捡书包，我把吸管插进瓶子里喝起来，帅哥忽然开口问柳旌哲：“陆砂还没好吗？”

什么意思？我一直挺好的啊。

书包的拉链没拉上，有几本书掉了出来。柳旌哲蹲在地上一本一本地捡起来，头也不抬地说：“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帅哥不死心地盯着我，忽然摇头苦笑起来：“也对，看到她这副样子，我应该猜到的。”

冰镇的酸奶又凉又甜，我一边咬着吸管一边问他：“什么？猜到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快走！”

柳旌哲站直身子，冲我没头没脑地低吼了一句，左手拎着我们俩的书包，右手拽着我大步地走向快要关门的地铁，那班地铁是开往我家方向的。

我被他拽得踉跄了几步，有点儿生气地想往后退：“你不是答应了要陪我去溜……”

“对不起，今天不去了。”

柳旌哲抓着我的手很用力，掌心的汗水贴在我的手背上，他一直没有回头看我，可是我感觉他仿佛很害怕。我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地铁，身后却忽然传来那个帅哥的声音，他追过来，喊着我的名字。

柳旌哲神色厌恶地皱起眉头，把我往他身边拉了一下。

“陆砂，我是苏南。”地铁的门缓缓合上，他在距离车门不远的地方停下脚步，好像并没有打算上车，可是那略带沙哑却又十分温柔的声音却不依不饶地传入我的耳中，“南方的南，我叫苏南。”

这个人一定是神经病吧，我又不认识他。

我低下头喝着酸奶，忽然抬起头问站在身边的柳旌哲：“他也知道你的名字，你认识他吗？”

柳旌哲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过了许久才摇了摇头，说道：“不认识。”

地铁启动了，透过暗色的玻璃，我看到那个名叫苏南的男生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他一直背着包站在那里，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直到完全看不见他的身影了，我才隐约觉得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说不出来，就像胸口被掏空了一般，空落落的。

我转过头去看柳旌哲，他的脸上早已不见了刚才那种紧张兮兮的表情，正一脸轻松地看着我。我愣了半晌，忽然一下子明白过来。